



浙江文獻集成

范道濟 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七冊

中華書局



范道濟
點校

查慎行全集

第十七冊

中華書局

東坡先生編年詩卷四十二

古今體詩五十一首

起元符元年戊寅，合明年己卯在儋州作。

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

謫居澹無事，何異老且休。雖過靖節年，未失斜川游。春江淥未波，人卧船自流。我本無所適，汎汎隨鳴鷗。中流遇伏洄，捨舟步層邱。有口可與飲，何必逢我儔。過子詩似翁，我唱而一作「兒」輒酬。未知陶彭澤，頗有此樂不？問點爾何如，不與聖同憂。問翁何所笑，不爲由與求。

慎按：此詩和《游斜川》作，施氏原本不載，今從《和陶》卷中據題分編。

子由生日〔一〕

上天不難知，好惡與我一。方其未定間，人力破陰陽。小忍待其定，報應真可必。季氏生而仁，觀過見其實。端如柳下惠，焉往不三黜。天有時而定，壽考未易畢。兒孫七男子，公自注：子由三子四孫。次第皆逢吉。遙知設羅門，獨掩懸磬室〔二〕。回思十年事，無愧篋中筆〔三〕。但願白髮兄，年年作生日。

〔一〕子由生日：按，子由生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二月二十日，迨戊寅，六十矣。此詩應編本年《清明》詩後，姑從施氏之舊。

〔二〕懸磬室：《左傳》室如懸磬，野無青草，何恃而不恐？

〔三〕篋中筆：杜甫詩：篋中有舊筆，情至時復援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弟兄本三人，懷抱喪其一。頽然仲與叔，耆老天所隲。師心每獨往，可否輒自必。折足非所恨，所恨覆鼎實。上賴吾君仁，義止海濱黜。淒酸念母氏，此恨何時畢。平生賢孟博，苟生不謂吉。歸心天若許，定卜老泉室。淒涼百年後，事付何人筆。於今兄獨知，言之泣生日。

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

靈壽扶孔光，菊潭飲伯始。雖云閒草木，豈樂蒙此恥。一時偶收用，千載相癡痕。海南無嘉植，野果名黃子。堅瘦多節目，天材任操倚。嗟我始翦裁，世用或緣此。貴從老夫手，往配先生几。相從歸故山，不愧仙人杞^(一)。

〔一〕仙人杞：《抱樸子》：枸杞，一名仙人杖，或云西王母杖，或名天精，或名却老，或名地骨，或名枸杞也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老至亦有漸，五十惟杖始。行年日辰匝，幸免鄉閭耻。罪重瘡難平，餘痂未脫痕。登山足猶健，不用扶兒子。我兄念辛勤，贈此携且倚。他年賜環日，田舍尤須此。早收藤節杯，旋綴烏皮几。茅簷數間足，不用伐枸杞。

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^(一)

使君置酒莫相違，守舍何妨獨掩扉。靜看月窗盤蜥蜴，卧聞風幔落伊威。燈花結盡吾猶夢，香篆消時汝欲歸。搔首淒涼十年事，傳柑歸遺滿朝衣。

〔二〕儋守：時張中爲儋州守，詳注後。

按：方回《瀛奎律髓》：此詩元符元年戊寅作，坡公年六十三矣，在儋州已半年餘。十年前事，當是元祐丁卯以翰林學士侍宴端門，戊辰知貢舉，皆在朝。至五十九，自中山謫惠州。乙亥年賦詩，有云「前年侍玉輦」，元祐八年癸酉正月也。「去年中山府」，甲戌正月也。「今年江海上」，即乙亥正月也。當是時，又安知涉海而過上元耶？

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

詩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

我似老牛鞭不動，雨滑泥深四蹄重。汝如黃犢走却來，海闊山高百程送。庶幾門戶有八慈，不恨居鄰無二仲。他年汝曹笏滿牀，中夜起舞踏破甕。會當洗眼看騰躍，莫指癡腹笑空洞。譽兒雖是兩翁癖，積德已自三世種。豈惟萬一許生還，尚恐九十煩珍從。六子晨耕簞瓢出，衆婦夜績燈火共〔一〕。《春秋》《古史》乃家法〔二〕，詩筆《離騷》亦時用。但令文字還照世，糞土腐餘安足夢。

〔一〕夜績：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冬，民既入，婦人相從夜績。女工必相從者，所以省費燎火，同巧拙而合習俗也。

〔三〕《古史》：子由以司馬遷作《史記》淺近疎略，故因遷之舊而作《古史》。

慎按：晁說之《嵩山集》有《蘇叔黨墓志》，其略云：通直郎蘇過叔黨，東坡先生之季子，母同安夫人王氏。元祐五年，年十九，以詩賦解兩浙路。七年，先生爲吏部尚書，任右承務郎。明年，先生即謫英州，繼貶惠州，遷儋耳，萬死不測之險，獨侍先生往來。初至海外，爲文一篇，曰《志隱》。先生因欲自爲《廣志隱》，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。嘗命叔黨作《孔子弟子列傳》。先生放歸，卒於陽羨。叔黨遂家於潁昌。偶從湖陰營水竹數畝，名曰小斜川，自號斜川居士。宣和五年十二月，以疾卒於鎮陽道中，年五十一。云云。《宋史》叔黨雖有傳，而附見先生之後。此志叙次爲獨詳，故具錄之，以備稽考。

附子由原作：

孟子自誇心不動，未試永嘉鐵輪重。弟兄六十老病餘，萬里同遭海隅送。長披羊裘類嚴子，罷食豬肝同閔仲。大男留處事田畝，幼子隨行供釜鬻。低眉語笑接鄰父，彈指吁嗟到蠻洞。茅茨一日敢忘葺，桑柘十年須勉種。來時邂逅得相攜，歸去逡巡應復從。莫驚憂患爾來同，久知出處平生共。雖令子孫治家學，休炫文章供世用。潁川築室久未成，夜來忽作西湖夢。

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焉追懷先君宮
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
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

其一

今日復何日，高槐布初陰。良辰非虛名，清和盈我襟。孺子卷書坐，誦詩如鼓琴。却去一作「念」四十年，玉顏如汝今。閉戶未嘗出，出爲鄰里欽。家世事酌古，百史手自斟。當年二老人，喜我作此音。淮、德人我夢，角羈未勝簪。孺子笑問我，君一作「翁」何念之深（一）。

〔一〕念深：《漢書·陸賈傳》：右丞相陳平常燕居深念。賈往，不請，直入坐。陳平方念不見賈，賈曰：「何念深也？」

其二

雀覲含淳音，竹萌抱靜一作「靖」節。公自注：先君少時詩，失其全篇。誦我先君詩，肝肺爲澄澈。猶如一作「爲」鳴鶴和，未作獲麟絕。願因騎鯨李，追此御風列。丈夫貴出世（二），功名豈人

傑？家書三萬卷，獨取服食訣^(二)。地行即空飛，何必挾日月^(三)。

〔一〕丈夫：《傳燈錄》：國清欽禪師曰：「出家乃大丈夫事。」

〔二〕服食訣：道書有《服餌要訣》一卷，《太清神仙服食經》五卷。

〔三〕挾日月：《黃庭內景經》：出日入月呼吸存。注：謂常存日月于兩目，使照一身，與日月光共合也。○按，先生所用正是修煉家語，施氏原注引《莊子》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」，與詩意不合。

慎按：以上二首和淵明《郭主簿》韻，施氏原本不載，今從新刻本《和陶》卷中分編于此。

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
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
靜者也^(一)

老鴉銜肉紙飛灰，萬里家山安在哉？蒼耳林中太白過，鹿門山下德公回。管寧投老終歸去，王式當年本不來。記取城南一作「南城」上巳日，木棉花落刺桐開^(二)。

〔一〕老符：《瀛奎律髓》云：昌黎不謫潮州，後世豈知有趙德？東坡不落海南，後世豈知有符林？

按，林即老符之名也。

〔三〕刺桐：《南方草木狀》：刺桐，其木爲材。三月三時，布葉繁密，後有花，赤色，間生葉間，旁照他物皆朱，殷然。三五房凋，則三五復發，如是竟歲。

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

別本無「謝」字

民師〔一〕

吳塞蒹葭空碧海，隋宮楊柳只金堤。春風自恨無情水，吹得東流竟日西。

〔一〕民師：本集有《與謝民師推官尺牘》，當即其人，他無可考。

慎按：此詩施氏原本不載，據《外集》，編「南海」卷中，今從《續補》下卷移編於此。

五色雀

并引

海南有五色雀，常以兩絳者爲長，進止必隨焉。俗謂之鳳凰云。久旱而見輒雨，潦則反是。吾卜居儋耳城南，常一至庭下。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。既去，吾舉酒祝曰：「若爲吾來者，當再集也。」已而果然，乃爲賦詩。

粲粲五色羽，炎方鳳之徒。青黃縞玄服，翼衛兩紱朱。仁心知閔農，常告雨霽符。我窮惟四壁，破屋無瞻烏。惠然此粲者，來集竹與梧。鏘鳴如玉珮，意欲相嬉娛。寂莫兩黎生，

食菜真臞儒。小圃散春物，野桃陳雪膚。舉杯得一笑，見此紅鸞雛。高情如飛仙，未易握粟呼。胡爲去復來，眷眷豈屬吾。回翔天壤間，何必懷此都。

和陶乞食韻

莊周昔貸粟，猶欲春脫之。魯公亦乞米，炊煮尚不辭。淵明端乞食，亦不避嗟來。嗚呼天下士，死生寄一杯。斗水何所直，遠汲苦姜詩〔一〕。幸有餘薪米，養此老不才。至味久不壞，可爲子孫貽。

〔一〕姜詩：後漢人，注詳第一卷《甘泉寺》下。

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賦曹韻

長春如稚女〔一〕，飄飄倚輕颺。卯酒暈玉頰，紅綃卷生衣。低顏香自斂，含睇意頗微。寧當配一作「娣」黃菊，未肯似一作「姒」戎葵〔二〕。誰言此弱質，閱世觀盛衰。頽然疑薄怒，沃盥未可揮。瘴雨吹蠻風，凋零豈容遲。老人不解飲，短句餘清悲。

〔一〕長春：按，《本草》：金盞草，一名長春花，言耐久也。但金盞花色深黃，今詩云「卯酒暈玉頰，紅綃卷生衣」，乃是紅色，當另是一種。

〔三〕戎葵：羅願《爾雅翼》：蜀葵名戎葵，亦名胡葵。《夏小正》云：四月小滿後五日，胡葵華，即此。

游城南謝氏廢園作

喬木卷蒼藤，浩浩崩雲積。謝家堂前燕，對話悲一作「非」宿昔，仰看桃榔樹，玄鶴舞長翮。新年結荔子，主人黃壤隔。溪陰宜館我，稍省薪水役。相如賣車騎，五畝亦可易。但恐服鳥來，此生還蕩析。誰能插籬槿_{〔二〕}，護此殘竹柏。

〔二〕籬槿：謝靈運詩：插槿別作墉。沈約詩：槿籬疎復密。

按：此詩和陶《使都經錢溪》韻。

和陶擬古九首

其一

有客叩我門，繫馬門前柳。庭空鳥雀散，門閉客立久。主人枕書卧，夢我平生友。忽聞剥啄聲，驚散一杯酒。倒裳起謝客，夢覺兩愧負。坐談雜今古，不答顏愈厚。問我何處來，

我來無何有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客居遠林薄，依牆種楊柳。歸期未可必，成陰定非久。邑中有佳士，忠信可與友。相逢話禪寂，落日共杯酒。艱難本何求，緩急肯相負。故人在萬里，不復爲薄厚。未盡鬻衣衾，時勞問無有。

其二

酒盡君可起，我歌已三終^(一)。由來竹林人，不數濤與戎。有酒從孟公^(二)，慎勿從揚雄。崎嶇頌沙麓，塵埃汙西風。昔我未嘗達，今者亦安窮。窮達不到處，我在阿堵中。

〔一〕三終：《禮記·鄉飲酒》：間歌三終，合樂三終。《疏》云：每一篇而一終，一歌則一吹也。

〔二〕孟公：《後漢書》：陳遵，字孟公，先是揚雄作《酒箴》，以諷成帝，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，遵大喜之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閉門不復出，茲焉若將終。蕭然環堵間，乃復有爲戎。我師柱下史，久以雌守雄。金刀雖云利，未聞能斫風。世人欲困我，我已長安窮。窮甚當辟穀，徐觀百年中。

其三

客去室幽幽，服鳥來座隅（一）。引吭伸兩翅，太息意不舒。吾生如寄耳，何者爲吾廬。去此復何之，少安與汝居。夜中聞長嘯，月露荒榛蕪。無問亦無答，吉凶兩何如（二）。

〔一〕座隅：《史記》賈誼《鵬賦》：止於座隅，貌甚閒暇。

〔二〕吉凶：《鵬賦》：野鳥入室兮，主人將去。請問於鵬兮，予去何之。吉乎告我，凶言其菑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蕭蕭髮垂素，晡日迫西隅。道人閱我老，元氣時卷舒。歲晚風雨交，何不完子廬。萬法滅無餘，方寸可久居。將掃道上塵，先拔庭中蕪。一淨百亦淨，物我皆如如。

其四

少年好遠遊，蕩志隘八荒。九夷爲藩籬，四海環我堂。盧生與若士，何足期渺茫。稍喜海南州，自古無戰場。奇峰望黎母（一），何異嵩與邙。飛泉寫萬仞（二），舞鶴雙低昂。分流未入海，膏澤彌此方。芋魁尚可飽，無肉亦奚傷。

〔一〕黎母：《瓊州志》：五指山，一名黎母山。《名勝志》：山在瓊州府定安縣南。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，名黎婺。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，生一女。有交趾人過海采香，因與野合。其後子孫衆多，是爲黎人之祖。故曰黎母。黎人多居山之四旁。

〔二〕飛泉：《瓊州志》：昌江，在昌化縣城南十里。源自五指山，至侯村分南北二派。南江西流經赤坎村，會海潮成港。北江繞縣南流，西至泥浦，與潮相匯，經入海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夜夢披髮翁，騎驎下大荒。獨行無與游，闖然入我堂。高論何崢嶸，微言何渺茫。我徐聽其說，未離翰墨場。平生氣如虹，宜不葬北邙。少年慕遺文，奇姿揖昂昂。衰罷百無用，漸以圓斲方。隱約就所安，老退還自傷。

其五

馮洗古烈婦，翁媼國於茲。策勳梁武後，開府隋文時。三世更險易，一心無磷鎔。錦繡平積亂，犀渠破餘疑。廟貌空復存〔一〕，碑版漫無辭。我欲作銘誌，慰此父老思。遺民不可問，俚句莫予欺。犧牲菌雞卜〔三〕，我當一訪之。銅鼓〔三〕壺盧笙〔四〕，歌此送迎詩。

〔一〕廟貌：慎按，《南史》：洗夫人卒於隋仁壽初，謚誠敬夫人。《名勝志》：洗夫人祠在高州東

門外。《元和郡縣志》：隋大業中，始開朱崖，立十縣。又置儋耳、臨振二郡。而高州《誠敬夫人廟碑》：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。則是大業以前已有臨振縣矣。唐武德五年，改臨振郡爲振州。宋開寶五年，又改崖州。臨振既爲夫人湯沐邑，則海南亦當有廟，非獨高州也。

〔三〕爆牲：《文苑英華》張說《宋公遺愛碑》：頌曰：爆牛牲兮菌雞卜，神降福兮公壽考。

〔三〕銅鼓：裴淵《廣州記》：狸獠鑄銅鼓，以高大爲貴，面闊五尺餘，鼓腰隆起，或作海魚，周回有蝦蟇十二相對。朱輔《溪蠻叢笑》：蠻地多銅鼓，如大鐘，長筩，三十六乳，重百餘觔，其文多環以甲士，中空無底。

〔四〕壺盧笙：《溪蠻叢笑》：胡盧笙，潘安仁賦所云：「曲沃懸匏，汶陽瓠篠」，皆笙之材也。蠻所吹蘆笙，亦匏瓠餘意，但列管六，與《說文》十三簧不同耳。此說與施注小異，故錄之。

附子由次韻：

佛法行中原，儒者恥論茲。功施冥冥中，亦何負當時。此方舊雜染，渾渾無名緇。治生守家室，坐使斯人疑。未知酒肉非，能與生死辭。熾哉吳閭間，佛事不可思。生子多穎悟，德報豈吾欺。時俾正法眼，一出照曜之。誰爲邑中豪，勤誦我此詩。